

关云长

柳江南 著
张隼



南京大学出版社

关云长

柳江南 著
张 隼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关云长 / 柳江南, 张隼著.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9

ISBN 978 - 7 - 305 - 15886 - 5

I. ①关… II. ①柳… ②张… III. ①关羽(160~219)—人物研究 IV. ①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18480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关云长
著 者 柳江南 张 隼
责任编辑 陆蕊含 编辑热线 025 - 83592401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印 数 1—30000 册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30.75 字数 439 千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15886 - 5
定 价 58.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83594756

-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内 容 提 要

关羽是近两千年来中国历史上忠、义、勇的杰出民族人物代表，被世界华人尊称为武圣和财神，除了《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的那些故事之外还有哪些新的探索发现？他的忠、义、勇有什么样的时代精神内涵？作者花了十多年时间进行走访考察研究，完成了长篇历史小说《关云长》的创作。

与《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不同的是，作者除了对关羽的千里走单骑、温酒斩华雄、单刀赴会等世人皆知的故事进行了重新构思创作之外，还发掘创作了关羽在荆州积极贯彻诸葛亮的联吴抗曹的战略思想与实践，对荆州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政治社会治理，对建立巩固蜀汉政权取了决定性意义。关羽对手下将士的关爱，以及对老百姓的大义，面对生死威武不屈的英雄气节感人肺腑。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从历史唯物史观的角度，找出了关羽身上义、忠的原初动力，重新展示了关羽身上伟大人物与世间普遍民众朴素的真善美的人格力量。

目 录

第一章 除暴出世	001
第二章 桃园结义	021
第三章 参剿黄巾	045
第四章 浮萍谁依	072
第五章 邂逅徐州	097
第六章 风云裂变	123
第七章 下邳降曹	155
第八章 千里寻兄	183
第九章 初到荆州	209
第十章 独援赤壁	235
第十一章 固守大计	261
第十二章 父子情深	287
第十三章 董督荆州	315
第十四章 整军备战	339
第十五章 单刀赴会	364
第十六章 刮骨疗毒	391
第十七章 威震华夏	421
第十八章 血沃疆场	451

第一章 除暴出世

东汉建宁元年，即公元 168 年的新春佳节对解州人来说，注定是空前绝后的盛宴。十里八乡都知道，今年要在城里进行社火表演，但天公不作美，从前几天开始即下起了鹅毛大雪，一连就是好几天，给整个解州地面披上了一层厚厚的毛茸茸亮晶晶的盛装。天刚放晴，阳光如刀，狠狠地刺在厚重的雪地里，使人感到异常严寒。人们即使坐在火炉边，什么也不干，都会时时泛起一股寒意。然而，粗犷、豪放、无所畏惧的解州人是不理会这些的，他们热情高涨，盼望正月初五快一点到来，因为只有到了这一天才进入真正的社火表演。

下冯村的人们初四一夜没睡，到子夜以后，弄了一顿早餐，吃过饭，拿了一些干粮与饮水，携带着表演社火的全副行头，踏着积雪，浩浩荡荡地向城里进发。

冯贤时年八岁，打从知道要搞社火表演起，就暗地里组织小伙伴，模仿大人的动作，勤学苦练，凭借灵活柔软的身段以及良好的反应能力，技艺即使不能超越那些成年的长辈，至少也可以与他们并驾齐驱，便试图在社火表演的时候，一齐上阵，用精彩的表演赢得长辈们的赞许。可是，他们知道，长辈担心会出意外，可不希望他们上场，便在暗地里置办了一些家伙什，塞进行囊里，在临行的时候，把踩高跷用的器具做成拐杖，兴高采烈与父母一路前行。

数十里路程，几个时辰以后，他们终于抵达了目的地。距离解州城稍近

的各村社火表演队伍，已经陆续到达，偌大的场地，四周人头攒动，比夏夜里天幕上的星星还要多。其他队伍人们的脸上到底是怎样的表情，冯贤根本看不出来，但是可以感受得到几乎每一个人的内心里都充满了必胜的渴望。反观自己这边，在大雪地里疾走了好几个时辰，刚刚来到现场，人人筋疲力尽，恨不得一下子倒在雪地里，睡它一个天昏地暗，别说打起精神在万众瞩目中露一手，就是将行头穿戴整齐的力量也没有了。

“要不然，吾且勉力一试，庶几不会丢人现眼。”冯贤之父冯毅虽年近半百，因常年在豆腐坊劳作，很有韧性，此时此刻，倒还有一些力气，一边说，一边准备取出身边一个大汉行囊里的物件，自己穿戴起来，独自一人代表下冯村出征。

“不劳大叔，吾等稍歇，定当上场。”大汉打心里涌起冲天豪情，说道。

“咚，咚咚咚”，广场响起了一阵紧似一阵的击鼓声。刹那间，在旷野里引起不小的躁动，一支支表演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地登上了表演场。

伴随鼓点铿锵有力的节奏，冯贤心里涌起一种难以遏制的冲动，精神一下子暴涨起来，准备招呼小伙伴们拿出各自的家伙，冲上表演场，与那些目空一切的乡邻一较高下。可是，他竟然没有看到一个小伙伴。他吃了一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连忙收回目光，搜寻他们，结果看到本村社火队伍的大汉们正在手忙脚乱地往脸上涂脂抹粉，穿戴表演的衣物，以及把高跷朝脚板上套去。

“彼等是为下冯村的荣誉而战矣。”冯贤暗自赞叹道。

这时候，他看到了那些小伙伴们。原来，他们已经在鼓点响起来的时候，从成人里面钻了进去，正站在最前面，瞪大眼睛，惊奇地放眼朝那些已经摆开架势，准备表演的社火队伍望去，全然忘却了自己来到这里的目的。他本能地想大声呼喊，转而一想，知道自己的声音决然不能穿透人们唧唧喳喳的欢叫声，送达每一个小伙伴的耳鼓，只有在成人用身体组成的密集队形里，见缝插针，像蛇一样地朝最前排蠕动。弄得满头大汗，他终于跟小伙伴们站在一块了。等到大家全都明白了此行的目的，准备换上行头，跟在本村表演队伍的后面，进入表演场地的时候，赫然发现双手空空，于是他们试图

钻出人群，找寻自己携带的物件，但如潮的人们已经用各自的身体把周围砌成了铜墙铁壁，他们根本找不到一点可以利用的空隙。没有办法，他们只有眼睁睁地看着表演队伍像一条巨大的蟒蛇，正从看不到尽头的地方，缓缓地朝自己面前移动。

冯贤原以为可以清晰地看到表演者的造型和他们的动作，可是，场地实在太太大，表演者是从另一侧向冯贤和他的伙伴们站的位置绕行过来的，他只能看出一些大概。第一支队伍显然是在跑场子，徒步行走的方阵，队形庞大，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有两个人在前面领头，伴随有节奏的鼓点，不断变换队形，场面确实十分壮观。紧随其后的是骡马方阵，同样十分庞大，每一匹骡马背上，都坐了一名身着鲜艳色彩衣服的壮汉，手里各自拿着一些兵器，刀枪剑戟，什么都有，各自摆出固定的姿态，一动不动，由骡马带着他们缓缓前行。从第三波开始，队伍就越来越具有动感了：旱船舞、纸马舞、狮子舞、高台舞、踩高跷，各种各样的队形不停地变换花样，像走马灯一样从冯贤面前经过。当每一支队伍较为清晰地进入他的视线时，他都会为之心潮澎湃，与人们一道欢呼喝彩。

冯贤一下子勾起了登场表演的兴致，决计不管脸上是否涂抹了色彩，身上是否穿上了表演的服饰，脚下是否蹬着高跷，就是素面朝天，也要与伙伴们一道冲进表演场，把他们的技艺展现出来，力压群雄，成为这次社火表演的翘楚。小伙伴们听他一说，纷纷赞同，于是，在冯贤的率领下，就要冲上表演场地了。

忽然，冯贤看到本村的表演队伍来到自己面前。那些平素精力旺盛的长辈们，步伐已经显得踉踉跄跄，随时都会摔倒在地一般。

“挺住！汝等一定要挺住！”冯贤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回头一看，父亲正挽着母亲，站在自己身边，他们的目光里都流露出关切与绝不认输的表情。他不知道父母是什么时候跟自己站在一起的，心里一阵激动，情不自禁地对父母说道：“孩儿可以上场，代替他们。”

冯毅诚实和善，不善言谈，近乎木讷，在他很小的时候，就依靠家传的手艺，在村里开了一个专门制作豆腐的小作坊，经过改良，生产出来的豆腐远

近闻名，以此使得一家人过上了较为富裕的生活。老来得子，冯毅夫妇对孩子视如珍宝。从冯贤牙牙学语时起，夫妇二人就常常以“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来教育儿子，并给儿子讲一些发生在三晋大地上的忠义铁血故事，值得一提的是冯贤特别喜欢听春秋时期羊角哀与左伯桃的故事，每次听到这个故事和观看民间戏曲时都很入神，并且都提出一些问题，虽然不免稚气，但父母总是喜在心头。他们期待儿子长大以后，哪怕不能像这些故事的主角一样，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以英雄善举赢得人们敬仰，也要做一个秉性善良，俯仰无愧于天地良心的正人君子。

小冯贤没有辜负父母的厚望，几乎从蹒跚学步的时候起，一举一动就走在父母设定的轨道上，对需要帮助的人生出同情之心，并尽可能地给予帮助；对仗势欺人的奸猾之辈恨之入骨，毫不掩饰地大加诅咒，乃至恨不得饱以拳头。为此，不仅大人们喜欢他，孩子们更是愿意与他为伍。

从五岁开始，冯贤便在豆腐作坊里帮助父母干活，先是烧火，后来以木材垫脚，向石磨灌注黄豆，然后又从推磨到摇豆汁、煮豆汁、点石膏、上模版、压豆腐、出豆腐，几乎每一个步骤都做得非常到位，不仅增强了体力，而且身体异常灵巧，无论做什么事情，都非常敏捷精准。

这时候，儿子突然提出要求上场，冯毅略一愣，想起儿子一向的举动，微笑着点了点头，把行囊递了过去；同时，母亲把一对比两个人还高的拐杖递到冯贤面前。这就是踩高跷的全部行头！冯贤心花怒放，立即从父母手里接过那些东西，快速化妆穿戴完毕，人一立起来，颇有傲视群雄的味道。

与此同时，小伙伴们从各自父母手里同样接过了行头，利利索索地武装完毕，便在冯贤的带领下，向表演场地迈出了第一步。他缓缓地吸了一口气，再缓缓地吐了出去，趁着眼睛向四处酸痛的机会，身子略一前倾，左脚顺势一抬，以右脚为圆心，划了小半个圈，左脚再一落地，身子朝反方向一个回旋，顺势踢了右脚，好像一只在空中盘旋的燕子，动作潇洒极了，流畅极了。刹那间，看客们全都安静下来，静静地看着，忘掉了说话，忘掉了喝彩。趁此机会，十几个小家伙踩着几丈高的高跷，不断地在旋转之中变换队形，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冯贤眼睛朝小伙伴们一扫，众人立刻会意，随着看客

们欢叫声音的高低以及热烈程度，乃至根据他们的面部表情，随心所欲地制造出谁也想象不到的噱头：小家伙们可以在轻盈地回旋之时突然停下来，人在高跷上不住地颤动，看起来摇摇欲坠，却稳如泰山，并能摆出各种各样的姿态；在不断地变换队形之中，可以突然抬起脚将高跷当成武器，出其不意地朝身边的同伴横扫而去，演绎出一场激烈的混战；可以在跌倒在地以后，麻溜得一跃而起，搞出更加搞笑更加出人意料的动作。

冯贤忽然被靠近自己的一个人吸引了。这是一个粗壮的男人，饶是距离他最近，冯贤还是看不清楚他的脸，只是看到他身材高大，非常魁梧，虽说混在人群里，也能给人一种颇具威严的感觉。在那人的肩上，坐着一个小孩。似乎沉浸于冯贤和他的小伙伴们那令人如醉如痴的表演，那人根本没有感觉到坐在他肩上的小孩子支撑不住，正在朝下面掉落。人们早已被表演场上的气氛煽动起激情，无不跟随冯贤他们这支表演队伍的前进而移动，现场非常混乱，小孩子一旦掉落在地，就算不被众人践踏而死，也将会受到很大的伤害。容不得思索，冯贤本能地向那人跟前冲了两步，身子向前一扑，在雪地里敏捷地翻滚了两下，老远就伸出双手，试图接住掉下来的小孩。人们无不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弄得失去方寸，一个个没有意识，好像钉在原地，一动不动。这时候，冯贤仿佛感觉到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身边萦绕，是那么柔和，又是那么温暖，令人说不出的滋味。他还没有想清楚这是怎么回事，那个小孩就掉了下来，准确地落在他的怀抱。他嘘了一口气，敏捷地起身，把小孩交给了那壮汉，然后又融于表演。

社火表演获得成功，在很长的时间里，冯贤和他的小伙伴们一直成为解州人谈论的话题。元宵过后，一切归于平静。

这一天，小冯贤正帮助父亲打扫豆腐坊，忽然，听到门外传来了一阵叫嚷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连忙放下手里的活计，向门口冲去，一眼看去，一条粗壮的大汉在小伙伴们的簇拥下，大步流星地走了过来。大汉步伐之稳健，步幅之大，小伙伴们只有一路小跑才能跟得上。

“汝即冯贤乎？令尊可在？”大汉站住了，注视着冯贤，问道。冯贤感觉在哪见过大汉，但一时想不起来，直着眼睛，望着大汉，并没有听见他的

问话。

“先生有何见教？”冯毅从儿子身边挤了过去，问道。

大汉双手抱拳，施礼道：“小女承令公子相救，某特来道谢。”

“先生客气。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冯毅说道。随即邀请汉子走向住房。冯贤跟了过去。

那条大汉满脸络腮胡子，下陷的眼珠里闪动着碧蓝的光芒，鼻梁弯钩，说话简单直接，毫不拖泥带水。刚一坐下，他立即自我介绍道：“在下姓胡名戎，胡家岭人氏，打铁为生。此来除了道谢，亦有一个不情之请，敬请准许。”

此人就是胡家岭的铁匠胡戎！过去虽没见过，但是，几乎每一天，冯贤父子都能听到这个名字以及这个人的传说。人们口口相传，这个人的先祖是匈奴人，凭借打造的锋利兵器以及强大的武功，几百年前向大汉天下发动了无数次侵略战争，打得大汉朝廷无法安生。直到汉武帝时期，出了一位能征惯战的名将卫青，由他率部数次征讨，终于打败了匈奴，将横行一时的匈奴人赶往漠北，从此再也不敢窥视大汉。就在那时候，胡戎的先祖逃到解州，在胡家岭一带安家落户，成为解州人的一份子。他们继续发扬匈奴人擅长打造锋利兵器的本领，在胡家岭干起了打铁的行营，不过，不再是打造兵器，而是打造各种耕田犁地用的农家伙计以及厨房用具。他们打造的各种用具，质量无与伦比，成为解州人的必选。经过三晋文化的浸润，这些匈奴人逐渐汉化，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很多人已经不再打铁，干起了别的营生。胡戎家族没有随着这种浪潮改换门庭，继续操持祖宗留下的家业。传到胡戎这一辈，家族凋零，仅有胡戎一个男丁。这时候，因为胡家打造的铁器经久耐用，解州人不再大量需要，胡戎便立下一个规矩，除了及时修理送上门的坏损铁器之外，每天最多接三宗新的生意，剩下的时间就用来闭门读书。他到底读了多少书，有多大的学问，谁也不知道；人们只知道，他几乎从来没有公开表露过一丝半点。

冯毅站起身来，双手抱拳，说道：“先生有何吩咐，但请直言。”

胡戎确实爽快，立刻直言相告。说他在社火表演的时候，看到冯贤身段柔软，反应敏捷，颇具侠义心肠，也表现出了很好的组织指挥能力，是一个可

造之才，自己虽说没有多大的本事，但颇通文墨，也有一点拳脚功夫，希望把冯贤收作徒弟，带到胡家岭，将平生的本领全部倾囊相授，让他在时机到来之际，可以超然出世，上安朝廷，下救黎民。

冯毅很为难。尽管他并不能确定胡戎到底有多少本事，但此人专程从胡家岭跑到下冯村，准备收儿子为徒，定是世外高人，儿子拜此人为师，长大以后必定会有一番作为；但是，一想到自己老来得子，却要骨肉分离，心里就忍不住难过。他下意识地朝妻子望去，看到她嘴唇翕动，身子微微有点发颤，心里暗自叹息。

“古人虽云，父母在，不远游，亦有云，男儿当志在四方。贤伉俪秉性良善，亦当知道，如今虽则天下升平，但危机暗藏，一旦失控，必将天下大乱。令公子从吾为师，习得本领，如能造福苍生，非但为冯氏祖宗争光，亦可青史留名，岂不胜于碌碌无为于父母膝下乎？且胡某为人爽朗，冯贤随吾，吾将视之为子，彼思念父母之时，抑或汝等思念彼，吾当令其探视。”胡戎一眼看穿了冯毅夫妇的心思，体贴地说道。

冯毅无话可说，连忙吩咐夫人烧火做饭，张罗着要为儿子举行拜师礼。

胡戎阻止了他们，说道：“胡某生性清静，不喜繁文缛节。吾带冯贤去胡家岭，虽为师徒，亦乃忘年之交，何用俗礼。冯贤可有字号？”

“长生。”

“长生富贵，固是人之所求，但更须为国为民。吾且给彼云长字号，可否？”

就这样冯贤跟随胡戎来到了胡家岭。进了铁匠铺，他见到一个比自己略小点的女孩，人很机灵，扑闪着一双大眼睛，直直地盯着他。他不好意思地偏过头去，只听师傅说道：“玥儿，此系云长，尔当以兄长呼之。”

原来小姑娘名叫胡玥，就是大年初一那天从师傅肩上掉落下来的那个小孩。冯贤心里想道。

胡玥听了父亲的话，立刻唤了一声：“云长兄长。”

紧接着，胡戎对冯贤说道：“此系吾女，名唤玥儿，汝以妹相称可也。”

冯贤不好意思地叫了一声：“玥儿妹妹”，便被胡戎带着观看即将学艺的

铁匠铺。胡家的铁匠铺很大。炉子里虽没有生火，但因常年生火打铁的原因，人一走进去，没有一丝凉意，感到十分温暖。煅烧炉建在中央，与砧子紧紧相连。靠近墙壁，一字排开，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了十几个铁锤。另外几堵墙壁上悬挂了各种各样的农具与菜刀之类较小型的东西，较大型号的铁器，则依据打造好的与没有打造好的，或者修理好的以及等待修理的，整齐地靠着墙壁摆放，似乎行军打仗的队形。一个角落里，堆放着团成奇形怪状的煤球，上面插着一把巨大的铁铲，时刻准备为煅烧炉添加燃料一般。

“云长，依汝观之，有何感想？”胡戎带着冯贤在屋子里转一圈，突然停了下来，问道。“师傅铁匠铺非比他人，当并非仅为打铁，亦可练功。”冯贤回答道。胡戎脸上绽出了笑容：“汝果然机灵。汝须谨记，凡欲成事，不靠机灵，得勤学苦练，养成本领。自明日始，汝白日习练铁艺，晚上读书。”

顿了一下后胡戎继续说道：“汝取来最小的铁锤。”冯贤在豆腐坊里干了三年，很有一些力道，果然将那把只有十斤重的铁锤拿了起来。“汝抡起，放下，如此往复，至不能支。”冯贤依言，仅仅做了三五下，就气喘吁吁，眼冒金花，浑身骨头好像散了架一样。胡戎笑道：“汝年少力弱，能如此者，亦算不错。汝须谨记，练武无捷径，须打好基础；唯有恒心，方能成功。”

“汝且退到一边，为师且来一试。”胡戎边说边朝煤球那儿大跨一步，手一挥，一把硕大的铁铲不知怎么就到了他的手上。

紧接着，冯贤看见师傅略一弯腰，双手灵巧地把铁铲插进煤球堆，微微一动，一团黑色的煤球就好像飞速射出的响箭一样，嗖嗖一响，人还没有看清是怎么回事，就见从煅烧炉上蹿起了一团火光。冯贤惊讶极了，想要叫好，忽然觉得眼前人影一闪，只见师傅已经站在煅烧炉边，用一把大铁钳夹起了一个长形的铁块，放进了煅烧炉。紧接着，胡戎猛拉了几下风箱，煅烧炉里蹿起的火光越来越大。过了一会儿，胡戎拿起大铁钳，朝煅烧炉里夹了一下，夹起那块烧得红彤彤的铁块，一边往铁砧上放，一边顺手拿起那把最大的铁锤，抡得像一台不停旋转的风车，在那块烧红的铁块上击打起来，每击打一下，便溅起无数火星。最初几下，冯贤没有看见师傅有其他动作，很快，他赫然发现师傅竟然围绕铁砧旋转起来，靠近煅烧炉的一段，铁砧几乎

与煅烧炉连接在一块，没有空余的地方，师傅不知怎么轻轻一闪身，人就跨了过去。他不由得万分惊讶，更加惊讶的是，他能明显地感觉到，师傅每每稍微移动一下地方，使出的力道会有所不同。

铁块上的红色渐渐消退，胡戎重新把它投入煅烧炉，转过面来，望着犹如木雕一样的冯贤，问道：“汝看出何事？”

“吾……”冯贤还没有从震惊状态中苏醒过来，支吾道。

胡戎和蔼地说道：“汝今不知，无妨。唯有决心，天下万事，均可为之。汝且去，为炉灶加煤。”

冯贤走向煤球，铆足劲，准备拿起那把大铁铲，将一些煤球投入煅烧炉。可是，铁铲仿佛千斤之重，他根本拿不动。他本能地朝师傅望去，看到了师傅鼓励的目光，于是把心一横，再度使出平生力气，试图把铁铲拿起来，却仍然不能成功。

师傅明知道我不能拿得动铁铲，为什么还要我拿它呢？冯贤想道。他想起来了，师傅只是让他添加煤球，并没有叫他一定要用铁铲，立马准备用手拿几块送过去，忽而，脑子里闪出另一个念头：“父母常言，为人做事，诚实为先。师傅虽未明告吾以大铁铲加煤，然彼已用，即是告吾，必用大铁铲。”他暗自叹了一口气，说道：“师傅，徒儿力弱，难以拿动大铁铲。然有朝一日，徒儿必不辜负师傅厚望。”

胡戎爽朗地笑了起来：“身为匠人，一进铺子，即须使用铺子器具。由此观之，汝必能学到本领。”

接下来，胡戎在打造这把大刀的过程中，把添加煤球、锻打铁器的各种注意事项都说了一遍，然后说道：“练功需坚持，循序渐进。今日，师傅乃是鼓足汝之信心与勇气，更是观察汝。师傅之先祖虽是匈奴人，长于武功，不善文采，但被卫大将军打败以后，隐居于此，逐步融于大汉文化。吾等既尊重春秋大义，又习得中国古老兵法，同样为大汉的苍生着想，在世道即将混乱不堪之际，需要有本领的仁人志士匡扶天下。师傅老矣，不复能驰骋疆场，希望把一生所学传授给赤胆忠心者。”

暑往秋至，冬去春来，不知不觉，冯贤已经在师傅家里待了九年。在胡

戎的精心指教下，他已经能够运用最大的铁锤，像师傅一样围绕铁砧娴熟地闪转腾挪，并挥洒各种动作，将这把铁锤中的巨无霸运用自如，一天下来，也不会感到疲倦，同样能够根据炉火的需要，挥起那把大铁铲，将适量的煤球准确地抛进煅烧炉，并且可以按照客官的要求，独自打出任何一件铁器；他读了很多书，也许，自幼以来对《春秋》、《左传》的感知对他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他最喜欢的还是这两种书简；情感方面，他已经把师傅当成了跟父母一样亲近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胡玥产生了一种依恋的感觉，而且，他明显地感到，胡玥对他产生了同样的情感。他渴望拥抱这种情感，但每当这种情感涌上心头，他的脑子里就会莫名其妙地出现师傅独自一人孤零零地待在铁匠铺叹息的情景，只有强迫自己把依恋之感压下去。

这天夜里，胡戎站在院子里，把他叫了过来，说道：“冯贤，汝不惮艰苦，勤学苦练，不仅打好了练武的基本功，而且有了很好的文化功底，为师稍加点拨，即可练出万人难敌的武功。不过，一个人武功再高，亦不可能所向无敌；何况，一旦天下混乱，依靠单打独斗，是不可能扫清寰宇的，汝更需研习兵法，做万人敌。从今日起，师傅教汝万人敌。一年以后，汝即可以师。届时，只要汝抓住机会，不难有一番作为。”

此后，冯贤白天仍在铺子里跟师傅一道干活，晚上先练习一阵拳脚功夫、刀术，或剑术，然后学习兵法。这时候，冯贤赫然发现，所有师傅教授的武功，其实都可以在学习打铁的过程中找到影子。他终于明白，原来师傅的铁匠铺就是一个练武场。早已打好了基础，练起武功套路，他得心应手，师傅往往只需要念出口诀，或者稍加指点，他就可以很好地发挥。对于学习兵法，他稍感枯燥，觉得那东西不如《春秋》、《左传》来得容易接受，但还是会硬着头皮学下去。跟胡玥的感情却在迅速升温，两人已经到了眼睛一睁，看不到对方就有些心不在焉的感觉。谁都希望能够早一点起床，晚一点睡觉，为的是能够多看一眼对方，哪怕一句话也不说，人在跟前，就感到很满足，心里就非常充实，干起事情来得心应手。

胡戎冷眼旁观，对女儿与徒弟的那点小心思心知肚明，女儿得此佳夫，自己有此佳婿，乃人生最大快事，自然乐观其成。

一年之期即将过去，胡戎不仅将全部武功传授给了冯贤，而且将孙子《十三篇》，以及吴起、尉缭子、黄石公、姜太公等人留下来的兵法全部倾囊相授。于是，这一天，胡戎起了一个早床，亲自生起了煅烧炉，嘱咐冯贤将一块藏了很久的好铁取出来，递给他一份图样，让他按照上面的尺寸与样式打造两把大刀，又对女儿交代了一些事情，就离开了胡家岭，一路大步流星，赶往下冯村，把冯贤学徒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冯毅夫妇，最后说道：“云长与小女玥儿青梅竹马，情笃意深，均已至大婚年龄。若二位愿意，冯贤出师之日，吾亲送小女来，为其行完婚合卺之礼，如何？”

事是好事，但儿子走后，冯毅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河东郡守换成董卓以后，几乎每隔一年半载，都会变换花样，制定各种名目的税收，豆腐坊的收入勉强可以糊住嘴巴，哪里拿得出银子置办婚事呢？胡戎早就想到了这一点，不用冯毅夫妇费心，一切费用都由他负担，并当场拿出一锭银子，交给冯毅，让他央请村人前去解州城购买操办婚礼需要的一切。

胡戎回到家里，已是黄昏。冯贤已经打造了两把大刀，把它奉上。胡戎拿在手里，只见刀刃上闪烁出凛冽的寒光，轻轻一抖，从刀刃上发出一阵寒风般的呼啸，不由微微一笑，把它扔给冯贤，自己朝后面倒退了几步。冯贤会意，把刀接在手里，也不作势，横砍竖劈，上下翻飞，左右旋转，将一把大刀挥舞得呼呼作响。少顷，胡戎已经看不见冯贤的身影，只能看到一个巨大的圆球，闪动着寒光，在不停地运动，掀起了一阵紧似一阵的狂风，冲击着门户，拍打着窗棂，摇曳着树枝，发出了连绵不绝的鸣响，似乎演奏一曲人间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乐曲。

曾几何时，冯贤已经练完了那套刀术，收刀站立，面不改色心不跳。胡玥见了，忍不住喝彩道：“好！太棒了！”

“云长之有今日，全赖师傅教导。师傅应知，此刀太轻，云长使来，颇不称手。”冯贤说道。胡戎含笑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刀亦然。重刀有重刀的好处，短刀有短刀的优点。汝非上阵杀敌，何用重刀？此短刀，系汝跟随师傅十年来，勤恳学艺，忠义做人，师傅送给汝之礼物。刀成，汝即出师，可回下冯村，与汝父母团聚矣。”

胡玥听到这里，忽然变了脸色，眼眶里饱含的泪水忍不住将要掉落。冯贤先是感到万分欣喜，继而心里泛起一种不舍的情愫，望着师傅，不知道说什么好。

“分别历来令人伤感，然人生总要面临分别，此乃不可逃避之宿命。云长，汝为人忠义，分别在即，吾仅希望汝记住，师傅教汝武功兵法，是为了让汝匡扶正义，拯救黎民。汝务须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力戒与他人争一日之短长。”胡戎说到这里，忽然停了下来，朝冯贤和女儿两人扫视了一眼，继续说道：“汝等相处十年，心意相通，不想分别，吾亦不忍心令汝等分开。吾去了一趟下冯村，已经跟冯贤父母商议妥当，汝等明日亲去解州城，置办一应成婚之物，后天回下冯村成亲。”

胡玥和冯贤喜出望外，二人均低下头，心头怦怦跳个不停，好一会儿都不敢说话。但胡玥随即想到，自己离开了胡家岭，父亲便孤身一人，形单影只，不由得轻声说道：“女儿唯愿长陪父亲。”

胡戎笑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汝有自己的生活，父亲亦有父亲的生活。此系正理，奈何以父亲之故，毁女儿生活耶？”

冯贤与胡玥的婚礼非常简单，但对于生活越来越艰难的下冯村人来说，仍然是相当奢华的，在很长时间内，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成亲以后，鉴于父母越发年迈，又是新婚燕尔，冯贤舍不得离开家庭，没有立即谋划未来的出路，决定先帮助父亲支撑起豆腐坊，解决一家人的生存问题再说。这时候，他赫然发现，童年时代看到的那种恬静舒适的生活已经不见了，下冯村及其附近村落的人们日子过得很艰难，根本买不起豆腐，他不得不在做完豆腐以后，挑到更远的地方去卖。他走过的每一个村落，人们度日如年不说，甚至连饮水都很困难。他很想探究原因，可是，人们一看到他投来的询问目光，便无力地摇晃几下巴掌，神色暗淡地离了开去。回到家里，他把看到的情况告诉父母。

父母叹息道：“自汝去了胡家岭，休说解州，整个河东郡，老实本分之人，尽皆度日如年。”

冯贤终于明白，董卓担任河东郡守以来，横征暴敛，大肆盘剥，害得本来